

新刻
改正

論語

四

				漢書門
一	三	三	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三	漢
函	冊	九	書
二	〇	九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	
冊數	10	(6)	
函號	277	12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日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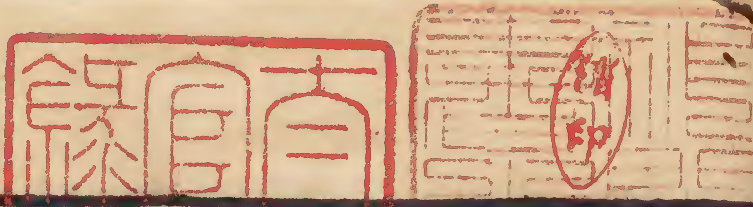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



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

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

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

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

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溫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
如矢

史官名魚衛木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詭達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揚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太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

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天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下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求，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

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

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

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

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

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故以直內則義以友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

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小病入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求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間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

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

人乘之今亡矣夫

夫音無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一事實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

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存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

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言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不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

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

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

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

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道與之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見賢適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王其祭
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
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

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尊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

中是誰之過與

凡徐履反。押戶甲反。橫音獨與。平聲。凡野牛也。押楹也。橫廣也。

言在押而逸。在橫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一子居其位而不夫。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

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

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李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

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

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折。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楮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

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再求又欲伐顯史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殘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史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天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藉其口使衆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天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官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

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安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

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

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習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

不直。善柔。謂上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

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

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音寵。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

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與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二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揚氏曰。生知覺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

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

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塞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

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絀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

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而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

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

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改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凡二十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冷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冷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

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

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
賢迷邦謂懷藏道德

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但
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
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
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
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
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
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
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
所不敬為謂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
身身外無道身諷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
質而言者也氣

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
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
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
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
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
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
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
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
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
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
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
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竟華版反焉於度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相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

之也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

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

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

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

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彌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滌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洗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擊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

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不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

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

一步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平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

其未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字。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無。無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

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壁窬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謹見孟子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鉗痔。大則殺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我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當貴

不足_レ以_レ累_レ其_レ心。志_レ於_レ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_レ矣。志_レ於_レ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

也。亡。與無通。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

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關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棱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真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

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得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孔子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

鑽祖宦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緜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

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

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

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

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

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

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

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

為勇也大。劔。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

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天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

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泣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側怛之意故不啻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揚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

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處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

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

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按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

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輿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

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耜音憂。滔滔流而

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耜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用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

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辭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

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

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

可吝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泯性命之情。以饜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窮刑變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

中慮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夜。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

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木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鼗徒刀反。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天子自衛反魯。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木

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

叔夏季隨季駟

駟鳥丸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下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

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

有焉。能為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大矣。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追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反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自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微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

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

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一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温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

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謹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

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木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度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未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誣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先傳以近者近者而後教以本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有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

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十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十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
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
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本訥近
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
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
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
孝行雖有可稱而皆
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
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
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
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
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目

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去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朝焉於度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度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

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

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言言卷四

此夫子之言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

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上高曰丘大鳥曰

與秋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

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

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也階拂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

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

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謚。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

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

黑。未變其禮也。簡。簡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

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穀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

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沒言帝王之道也○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於是而已所以著明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屢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

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

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

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

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
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
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費芳味反焉於虞反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
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
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
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

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
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
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